

# 宜城方言中的颤音音节

丁沾沾

中山大学中文系

**提要** 宜城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 汉江中游, 属于西南官话区。宜城方言中有一个读作轻声的舌尖前颤音音节[r], 在口语中非常常用, 其他汉语方言较为罕见。本文以宜城市小河镇的颤音现象为代表, 描述颤音音节的语音特征, 归纳颤音音节的分布及其词汇、语法和语用功能, 并结合周边相关的方言探讨其来源。

**关键词** 宜城方言、颤音音节、“子”缀、持续体、处所介词

## 一 引言

宜城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 汉江中游, 是襄阳市(原襄樊市)管辖的一个县级市。市境东与枣阳、随州比邻, 南与钟祥、荆门接壤, 西与南漳交界, 北与襄阳、樊城毗连, 东西宽约 76 公里, 南北长约 53 公里, 版图呈“蝴蝶状”, 总面积约 2115 平方公里, 人口 56 万<sup>1</sup>。宜城市距湖北省省会武汉市 330 公里左右, 距襄阳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襄阳市区 40 公里左右。

宜城方言属于西南官话, 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与普通话都比较接近。但作为一种地域方言, 它也不乏自己的特点, 尤其是颤音现象, 更是宜城方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特色。本文就是专门针对宜城方言颤音现象的一个个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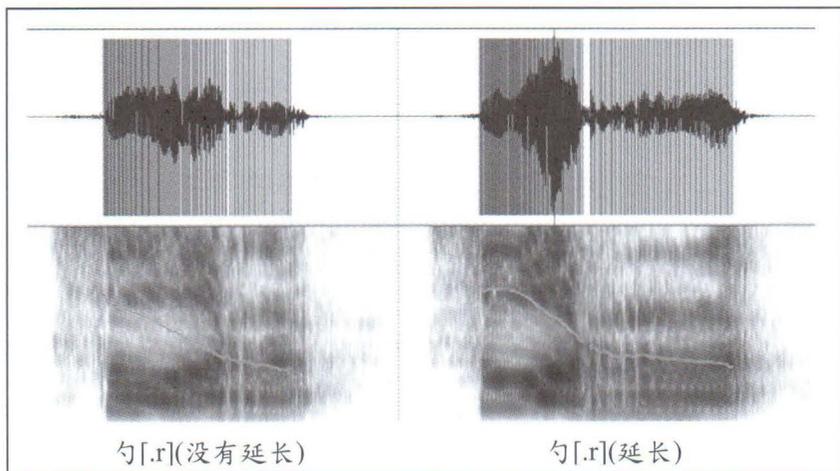
宜城市各个乡镇的方言口语中都有颤音现象, 而且语言特点基本相同。因为笔者生于并长于宜城西北部的小河镇, 对本地的口音比较熟悉, 所以本文以小河镇的颤音现象作为代表。小河镇处于宜城与襄阳交界的地带, 距离宜城市区仅 8 公里左右。

## 二 颤音音节的语音特征

在宜城市的方言口语中, 本地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发舌尖前颤音[r], 而且在音色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舌尖上翘, 靠近上齿龈, 气流冲击舌尖产生连续颤动, 从而发出颤音。王群生《湖北方言的颤音》(1987)认为湖北省境内的颤音有长短之分, 但如果单就我们所熟悉的宜城方言来说, 其颤音是没有长短之分的。只是有时候出于感情表达的需要, 可以人为地拖长[r]音节, 附带上下厌恶、不满或生气的语气, 但基本的词汇意义并没有改变。如:

(1) 把勺[r]拿来。(把勺子拿来。)

<sup>1</sup> 参见宜城政府网(<http://www.ych.gov.cn/jianjie/jianjie1.htm>)。



如果[r]没有延长,则只是说话人以一种很平淡的语气吩咐对方把勺子拿来,但如果对方并没有按照说话人的意愿去做而引起说话人的不满,则说话人再次重复这句话时颤音音节一般要延长,从而使之带上明显的不满、生气的意味。

在宜城方言中,颤音音节不与前面的音节合音,而是自成轻声音节,这与其他方言的儿化韵明显不同。此外,颤音音节也不会引起前音节的连读变调,如“椅”宜城方言读作[i<sup>55</sup>],“椅子”读作[i<sup>55</sup>.r],“椅”的声调并没有发生变化,而[r]读作轻声;“鸭”宜城方言读作[ia<sup>53</sup>],而“鸭子”读作[ia<sup>53</sup>.r]。

### 三 颤音音节的分布及其功能

#### 3.1 颤音音节的分布

##### 3.1.1 作为后缀

颤音[r]作为后缀,其功能与普通话的“子”缀大致相同,这是颤音最普通的一种用法。在这部分的行文中,我们姑且用“子”来代表作为后缀的颤音音节[r]。

##### 3.1.1.1 用作名词后缀

颤音[r]作为名词后缀是最普通的一种用法,在宜城方言中,带有颤音后缀的名词是很多的。从音节结构上看,包括以下3种:

第一种是“单音节语素+颤音后缀”,如:

|                              |                               |                            |                              |
|------------------------------|-------------------------------|----------------------------|------------------------------|
| 饺子[tɕiau <sup>55</sup> ][.r] | 轿子[tɕiau <sup>212</sup> ][.r] | 鼻子[pi <sup>53</sup> ][.r]  | 垫子[tian <sup>212</sup> ][.r] |
| 管子[kuan <sup>55</sup> ][.r]  | 刀子[tau <sup>34</sup> ][.r]    | 勺子[suo <sup>53</sup> ][.r] | 篮子[lan <sup>53</sup> ][.r]   |

第二种是“双音节语素+颤音后缀”,如:

|   |  |
|---|--|
| 瞎眼子[ɕia <sup>53</sup> ][ian][.r](眼睛瞎了的人)            | 夜蚊子[ie <sup>212</sup> ][uən][.r](蚊子)                 |
| 背搭子[pei <sup>212</sup> ][ta <sup>53</sup> ][.r](背心) | 袖笼子[ɕiu <sup>212</sup> ][lən <sup>53</sup> ][.r](袖套) |
| 油馓子[iou <sup>53</sup> ][kuo <sup>34</sup> ][.r](油条) | 鸦鹊子[ia <sup>53</sup> ][tɕ <sup>h</sup> yo][.r](喜鹊)   |

第三种是“三音节语素+颤音后缀”，如：

脑袋瓜子[lau<sup>55</sup>][tai][kua<sup>34</sup>][.r]      作业本子[tso<sup>55</sup>][ie][pən<sup>55</sup>][.r]  
腿□□子[t<sup>h</sup>ei<sup>55</sup>][k<sup>h</sup>e<sup>53</sup>][pau<sup>34</sup>][.r](膝盖)

### 3.1.1.2 用作量词后缀

第一，用于名量词之后。如：

一屋子人[i<sup>53</sup>][u<sup>53</sup>][.r][zən<sup>53</sup>](一屋人)      一家子人[i<sup>53</sup>][tɕia<sup>34</sup>][.r][zən<sup>53</sup>](一家人)  
两杯子水[liaj<sup>55</sup>][pei<sup>34</sup>][.r][fei<sup>55</sup>](两杯水)

“屋、家、杯”等都是由名词借用而来的名量词，之后可以带上颤音后缀[.r]。但是，普通量词如“个、件、条、根、台”等，后面均不能带上颤音后缀[.r]，而只能说“一个锅”、“一件衣服”、“一条鱼”、“一根棍子”、“一台电脑”等。

第二，用于表示概数的量词之后，主要有“‘些/点’+颤音[.r]”和“量词+‘把’+颤音[.r]”。如：

这些子人[tse<sup>212</sup>][ɕie<sup>34</sup>][.r][zən<sup>53</sup>](这么多人)  
那些子树[le<sup>212</sup>][ɕie<sup>34</sup>][.r][fu<sup>212</sup>](那么多树)  
多些子学校[tuo<sup>53</sup>][ɕie<sup>34</sup>][.r][ɕyo<sup>53</sup>][ɕiau<sup>212</sup>](很多学校)  
这点子水[tse<sup>212</sup>][tian<sup>53</sup>][.r][fei<sup>55</sup>](这么少的水)  
那点子电费[le<sup>212</sup>][tian<sup>53</sup>][.r][tian<sup>212</sup>][fei<sup>212</sup>](电费很少)

“量词+‘把’+颤音[.r]”的形式不是很常见，主要有“个把子、斤把子、件把子、点把子”等，表示少的意思。如：

- (2) 他只有个把子朋友。(他只要一两个朋友。)
- (3) 买斤把子苹果回来。(买一两斤苹果回来。)

### 3.1.1.3 用作代词后缀

颤音[.r]也可以用作代词后缀，不过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常用的只有“啥子”一词，“啥子”意思是“什么”，“啥”也可以单用，不过比较少见。如：

- (4) 你说啥子？(你说什么？)
- (5) 你在做啥子？(你在做什么？)

单用的例子，如：

- (6) 你有啥不放心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由上述可知，宣城方言的颤音音节[.r]作为后缀，大体相当于普通话的“子”缀，但是使用范围要比普通话的“子”缀更为广泛一些，表现在普通话的“子”缀在宣城方言中都可

以用颤音后缀来代替，同时普通话中很多不能够带“子”缀的词，在宣城方言中也能够带颤音后缀，如“猫、狗、鸡”等，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鸡冠子[tɕi<sup>34</sup>][kuan<sup>34</sup>][.r](鸡冠)      车座子[ts<sup>h</sup>e<sup>34</sup>][tsuo<sup>212</sup>][.r](车座)  
羊子[iaŋ<sup>53</sup>][.r](羊)                      猪子[tsu<sup>34</sup>][.r](猪)

### 3.1.2 作为虚成分

在宣城方言中，颤音音节还可以作为一个虚成分用于句子中，紧跟于动词或形容词后面，或者表示状态的持续，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助词“着”；或者表示处所，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介词“在”。

颤音[.r]用在单音节形容词之后表状态持续的情况非常少见，常见的只有“亮、忙、闲”三个。举例如下：

- (7) 灯亮[.r][tse]。(灯亮着。)
- (8) 我忙[.r][tse]，莫打搅我。(我忙着，不要打扰我。)
- (9) 他这几天闲[.r][tse]。(他这几天闲着。)

需要说明的是，句中的动词、形容词只能是单音节，不能是双音节或者多音节的形式。下面介绍一下动词后面的颤音音节。

#### 3.1.2.1 表示状态持续的颤音[.r]

表示状态持续的颤音[.r]，一般可以用于以下几种结构中：

第一种：施事主语+(在+处所词)+动词+[.r]+(宾语)+[tse]。这类比较常见，如：

- (10) 他等[.r][tse]，你快点儿来。(他等着，你快点儿来。)
- (11) 我在门口站[.r][tse]。(我在门口站着。)
- (12) 我在床上看[.r]书[tse]。(表示“我看书”这样一种状态)

第二种：受事主语+(在+处所词)+动词+[.r]+[tse]。这种句式一般是描述事物所处的一种状态，如：

- (13) 菜炒[.r][tse]。(菜炒着。)
- (14) 衣裳在绳子上晾[.r][tse]。(衣服在绳子上晾着。)

第三种：当事主语+动词+[.r]+(宾语)+[tse]。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如：

- (15) 那两条路连[.r][tse]。(那两条路连着。)
- (16) 那个饭店挨[.r]学校[tse]。(那个饭店挨着学校。)

第四种：动词+[.r]+动词+[.r]。这种句式很少见，最常用的是“说[.r]说[.r]”，如：

- (17) 她说[.r]说[.r]就笑了。(她说着说着就笑了。)
- (18) 他们两个说[.r]说[.r]就打起来了。(他们两个说着说着就打起架来了。)

### 3.1.2.2 表示处所

在宣城方言中，颤音[r]也可以跟在单音节动词之后，引介处所词，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普通话的介词“在”，表示处所，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主语是施事者，此时也有两类，一类是句中只有一个动词，句末有语气助词[tse]；另一类是连动句，句末没有语气助词[tse]。

施事主语+动词+[r]+处所+[tse]。如：

- (19) 你住[r]哪儿[tse]？(你住在哪儿？)  
(20) 我把盘子搁[r]架子上[tse]。(我把盘子放在架子上。)  
(21) 我坐[r]第三排[tse]。(我坐在第三排。)

连动句也比较常见，通常是“施事主语+动词+[r]+处所+动词+宾语”。如：

- (22) 姐姐站[r]那儿看书。(姐姐站在那儿看书)  
(23) 妹妹躺[r]床上听歌。(妹妹躺在床上听歌)

第二种：受事主语+动词+[r]+处所+[tse]

- (24) 梳子搁[r]桌子上[tse]。(梳子放在桌子上。)  
(25) 菜搁[r]桌子上[tse]吧？(菜放在桌子上吗？)

第三种：当事主语+“连”+[r]+“一起”+[tse]  
这种结构在宣城方言中很少使用。如：

- (26) 两个楼房连[r]一起[tse]。(两栋楼连在一起。)

### 3.1.3 一些比较特殊的带有颤音音节的词

在宣城方言中，颤音音节除了出现在以上两种情况，也出现在一些词语中，不过这些词语的数量是极为有限的，常见的有如下一些词：

|   |   |  |
|---|---|--|
| 同志[t <sup>h</sup> əŋ <sup>53</sup> ][r] | 派出所[p <sup>h</sup> ai <sup>212</sup> ][r][suo <sup>55</sup> ] | 十字路口[sɿ <sup>53</sup> ][r][lu <sup>212</sup> ][k <sup>h</sup> əu <sup>55</sup> ] |
| 名字[mi <sup>n</sup> <sup>53</sup> ][r]   | 简直[tɕien <sup>55</sup> ][r]                                   | 母子俩[mu <sup>55</sup> ][r][lia <sup>55</sup> ]                                    |

上面除了“派出所”的“出”之外，其他的诸如“志”、“字”、“直”、“子”原本的读音分别是[tsɿ<sup>212</sup>]、[tsɿ<sup>212</sup>]、[tsɿ<sup>53</sup>]、[tsɿ<sup>55</sup>]，弱化之后读[r]是不难理解的，其原理与“子”缀弱化后读[r]一致。至于连“出”也弱化为[r]，原因何在还不得而知。

在宣城方言中，上述音节只有位于词语中间位置或者末尾才可能弱化为[r]，如果位于词语的第一个音节是不可能弱化为[r]的，如“志”在“同志”一词中，弱化为[r]，但在“志向”一词中，仍念作[tsɿ<sup>212</sup>]，单音节的“志”也是念作[tsɿ<sup>212</sup>]。

### 3.2 颤音音节的功能

#### 3.2.1 词汇功能

颤音[r]的词汇功能主要表现在改变词义方面，这跟普通话中的“子”缀比较相似。在宣城方言中，有些词带上颤音[r]后缀以后，词性虽然没有改变，但词义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如：

面[mien<sup>212</sup>](是表示面粉、面条等)

面子[mien<sup>212</sup>][r](是表示一个人的虚荣心，如“这个人很要面子”，意思是这个人的虚荣心很重)

路[lu<sup>212</sup>](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路”)

路子[lu<sup>212</sup>][r](是表示梳头发的纹理)

包[pau<sup>34</sup>](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包”)

包子[pau<sup>34</sup>][r](一种面食)

此外，在宣城方言中，有一些名词后面既可以带颤音[r]，也可以不带颤音[r]，且带不带颤音后缀，语义上存在细微的差别，带颤音后缀似有表小的意味。这种情况较少见，如：

(27) 她上街买了个锅子[kuo<sup>34</sup>][r]。

也可以说成：

(28) 她上街买了个锅[kuo<sup>34</sup>]。

例句(27)是表示她在街上买了一个锅，锅不是很大，语气也显得比较随便；例句(28)则表示她买了一个比较大的锅。

#### 3.2.2 语法功能

颤音音节[r]的语法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也与普通话的“子”缀大致相同。

##### 3.2.2.1 颤音[r]具有成词的作用

在宣城方言中，有很多语素是不单独成词的，如“茄、果、丸”等，必须附加一个颤音才能成词，即“茄子、果子一种用面粉油炸的，用来当零食吃的东西、丸子”等，再如：

桌子[tsuo<sup>53</sup>][r]

椅子[i<sup>55</sup>][r]

叶子[ie<sup>53</sup>][r]

帽子[mao<sup>212</sup>][r]

凳子[tən<sup>212</sup>][r]

被子[pei<sup>212</sup>][r]

姑子[ku<sup>34</sup>][r](丈夫的姐姐、妹妹)

嫂子[sau<sup>55</sup>][r]

##### 3.2.2.2 颤音[r]具有改变词性的功能

在宣城方言中，许多单音节动词和形容词加上颤音音节[r]，即成为名词。随着词性的改变，词义也随之发生变化。下面分别举例。

动词+颤音[r]→名词，如：盖 → 盖子[kai<sup>212</sup>][r]

梳 → 梳子[fu<sup>34</sup>][r]

形容词+颤音[r]→名词，如：疯 → 疯子[fən<sup>34</sup>][r]

矮 → 矮子[ai<sup>55</sup>][r]

#### 3.2.3 语用功能

在宣城方言中，颤音[r]被广泛地使用，几乎没有人不会发这个音，一些外地移民在宣城地区居住比较长的时间以后，在当地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久而久之也会发这个音。下面对颤音[r]的语用功能试作分析。

### 3.2.3.1 带有强烈的口语色彩

颤音[r]主要存在于口语中，书面语中几乎不用，是一种十分俚俗的成分，带有浓厚的口语色彩。在书面语中，作为名词后缀的颤音一般写作“子”，而紧跟在动词后面的颤音[r]一般是写不出字的，而我们认为是分别从“着”和“在”虚化和弱化而来的(详见下文)。在宜城，人们在读书、读报的时候，遇到作为名词后缀的“子”，都读作“子”的一般读音[tsɿ]；而在说话聊天、讲故事的时候，都很自然地发作颤音。

此外，在宜城方言中，很多带有颤音的词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基本都是口语词，如“罩子雾、洗脸袱子洗脸的毛巾、凳子”等等。比较书面化的词语是不带颤音的，比如会把“名字、十字路口”的“字”发成颤音，但不会把“汉字、文字”的“字”发成颤音。同时，一些新兴的文化词或者外来词也不会带有颤音后缀，如“电灯、电话、手机、电脑、咖啡、沙发”等。

### 3.2.3.2 表示附加的感情色彩

#### 第一、表示亲切、随意

在宜城方言中，颤音[r]经常用在人名的后面，表示亲切、随意等，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叫“王明艳”，可以亲切一点儿称呼她为“艳子”，我们可以称呼“王娇娇”为“娇子”，也可以称呼为“王娇子”；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则可以选择名字后面的那个字加上颤音，也可以整个名字加上颤音，如可以称呼名叫“王虎”的人“虎子”，也可以称呼为“王虎子”。

这种人名后面加上颤音的叫法，一般是年纪大的人称呼年纪小的人，通常是用来称呼年轻人和小孩子的，可以是长辈晚辈之间，也可以是兄弟姐妹之间，带有喜爱的感情，也显得很亲切。年轻的同学、朋友之间也可以这样互相称呼，表现两人之间比较亲密，关系很好，是一种很随意的称呼方式。如果是陌生人或者不太熟悉或者关系不太好的人之间，是不会这样称呼对方的。

#### 第二、表示厌恶、反感

颤音音节[r]除了表示喜爱、亲切的感情以外，在某些情况下也带有厌恶、反感的感情色彩，常见的词语如“胖子、矮子、□[pai<sup>34</sup>]子瘸腿的人、疯子、傻子、老巴子年老的妇人，带有很明显的厌恶的感情、憨子”等。

## 四 颤音音节的来源

关于宜城方言颤音音节的来源，虽有一些学者发表了相关看法，但均只是推测，至今尚无定论。

王群生(1987)认为，“湖北的颤音r的出现是语音演变规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定的地域和一定的条件下起作用’的结果。”<sup>2</sup>他还认为在平翘舌音不分的情况下，只说平舌音的地区和只说翘舌音的地区相互接触，从而使念轻声tsɿ和tsɿ的“子”缀变成了颤音r。

周继圣(1984)认为是“舌尖前不送气塞擦音在轻声的条件下，可能失去擦音特征从而显示塞音音色，在肌肉松弛的前提下继而变读成颤音(对一部分人来说是闪音)”<sup>3</sup>。

我们相信作为后缀的颤音音节[r]的确由“子”缀演变而来。如上论述，我们已经知道作为后缀的颤音无论是用法还是功能上都与普通话的“子”存在一致性，二者基本上是平行的，只不过颤音分布的范围更广泛一些，因此，上述推断作为后缀的颤音是由相当于普通话

<sup>2</sup> 王群生《湖北方言的颤音》，《语言研究》1987年第2期(总第13期)。

<sup>3</sup> 周继圣《宜城话中的成音节颤音》，《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11期。

的“子”缀演变而来的就不难理解了。“子”属于古精母字，在宣城方言中读作[ts]⁵⁵，声母[ts]是舌尖前塞擦音，与颤音[r]的发音部位相同，[ts]弱化之后，塞擦成分失去而自然地转变成了颤音[r]。

关于句中充当虚成分的颤音音节[r]，大体上分别相当于助词“着”和介词“在”，理由如下：

从功能和语义上看，“着”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者某一种状态的持续，而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知道宣城方言的颤音音节[r]也具有类似的用法，能够表示一种状态的持续，而且同样是紧跟动词之后。此外，普通话中的介词“在”可以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处所，颤音音节[r]也具有此用法。

从语音形式上看，宣城方言“着”、“在”的声母都是[ts]，语义上虚化的虚成分经常会伴随语音上的弱化，因此变成相同发音部位的颤音[r]也就不难理解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周边方言中得到了印证。

枣阳与宣城东部交界，也属于西南官话区。枣阳方言中并没有类似宣城方言的颤音音节，它是用轻声的“着[tse]”来表示状态的持续。在口语中，这个“着”比普通话的“着”发得更轻更短，句末可以带语气词[ti]，也可以不带。试比较下面的例子：

| 宣城方言                  | 枣阳方言            | 普通话            |
|-----------------------|-----------------|----------------|
| (29) 教室门关[r][tse]。    | (32) 教室门关着[ti]。 | (35) 教室门关着。    |
| (30) 衣裳在外面晾[r][tse]。  | (33) 衣裳在外面晾着。   | (36) 衣服在外面晾着。  |
| (31) 那个书店挨[r]超市[tse]。 | (34) 那个书店挨着超市。  | (37) 那个书店挨着超市。 |

由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宣城方言的颤音[r]与“着”的关系。枣阳话的“着[tse]”发得又轻又短，进一步发展演变，就很有可能弱化成了宣城方言的颤音音节[r]。

相应地，枣阳方言用“在”表示处所，“在”也是发得又轻又短，分布和功能都与宣城方言的颤音音节[r]平行。参看下面的例子：

| 宣城方言                   | 枣阳方言            | 普通话             |
|------------------------|-----------------|-----------------|
| (38) 我住[r]枣阳[tse]。     | (41) 我住在枣阳。     | (44) 我住在枣阳。     |
| (39) 电脑放[r]桌子上[tse]。   | (42) 电脑放在桌子上。   | (45) 电脑放在桌子上。   |
| (40) 那两个楼房连[r]一起[tse]。 | (43) 那两个楼房连在一起。 | (46) 那两个楼房连在一起。 |

此外，我们也从十堰方言中找到了旁征，进一步证明宣城方言表处所的颤音音节实际上是从“在”弱化而来的。十堰也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离襄阳(原襄樊)很近，同样属于西南官话，在十堰方言中，表示动作正在发生的句式有三种：(1) 在+动词；(2) 动词+在+宾语+在；(3) “在”用于句末。如：

- (47) 我在吃饭。
- (48) 我吃饭在。
- (49) 我吃在饭在。

三个句子都表示“我正在吃饭”的意思，不过第三种句末有“在”，是最常用的。且不论其他两种句式，单看第二种，第二种句式虽然在十堰方言中用得比较少，但也存在，这种句式与宣城方言中的“动词+[r]+宾语+[tse]”很相似。看下面两个例子：

### 宜城方言

- (50) 我吃[.r]饭[tse]。  
(51) 我看[.r]书[tse]。

### 十堰方言

- (52) 我吃在饭在。(指“我在吃饭”这样一种状态。)  
(53) 我看在书在。(指“我在看书”这样一种状态。)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宜城方言颤音所表示的虚成分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在”。同时,从语音形式上看,枣阳方言中表处所的“在”和十堰方言中“动词+在+宾语+在”都是一个独立的音节,并且都发得比较轻,比较快。

罗自群(2006)谈到“之/子/仔”类持续标记时,认为宜城等地存在“V子[ts<sub>1</sub><sup>0</sup>]在”结构,并举了“门开之/子在、他站之/子在”等例子,显然,她是把颤音[.r]当成了“子/之”类持续标记。<sup>4</sup>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作为虚成分的颤音与作为后缀的颤音虽然在语音形式上是一致的,但二者在分布和功能上并无任何联系,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持续标记视为“子/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宜城方言中作为虚成分的颤音音节来自于“着”和“在”。“着”和“在”在宜城方言中的声母都是[ts],“子”的声母也是[ts]。在自然口语中虚成分(词缀是虚语素,助词和介词是虚词)很容易因为语义的虚化而导致语音的弱化,从而引起韵母脱落,而且声母[ts]进一步弱化成了同部位的颤音[.r]。

### 参考文献

- 陈有恒. 1994. 〈湖北方音说略〉,《咸宁师专学报》3。  
湖北省宣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8. 《宜城志》。北京: 新华出版社。  
黄伯荣, 廖序东. 1997. 《现代汉语(增订二版)》。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雪贞. 1986. 〈西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4。  
刘兴策. 2005. 〈对湖北省境内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方言》3。  
罗常培、王均. 2004. 《普通语音学纲要(修订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  
罗自群. 2005. 〈襄樊方言的“在”字句〉,《汉语学报》1。  
罗自群. 2006. 《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石毓智. 2006. 〈论汉语的进行体范畴〉,《汉语学习》3。  
汪国胜. 1999. 〈湖北方言的“在”和“在里”〉,《方言》2。  
王群生. 1987. 〈湖北方言的颤音〉,《语言研究》2。  
杨秋玲. 2004. 〈现代汉语中“子”的作用〉,《焦作大学学报》3。  
张仕海. 2005. 〈荆州方言的颤音〉,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论文。  
张彦林. 1999. 〈襄阳话与普通语音系比较〉,《襄樊学院学报》6。  
周继圣. 1981. 〈襄阳话中的颤音声化音节——“子”〉,《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2。  
周继圣. 1984. 〈宜城话中的成音节颤音〉,《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sup>4</sup> 罗自群《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第77页。

# Trill in Yicheng Dialect

DING Zhanzhan

**Abstract** Yicheng is located in the midstream area of the Han river, northwest of Hubei province, and belongs to the Southwest Mandarin Area. There is a trill [r] which has a neutral tone in the Yicheng dialect. It is commonly used in Yicheng dialect, but is rare in other dialects. The trill in Yicheng dialect is our main focus. This paper describes pronunc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ill, concluding with its lexical functions, grammatical functions,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analyses the source of the trill with reference to its peripheral dialects.

**Keywords** Yicheng dialect, trill, “子” suffix, continuous aspect, locative preposition